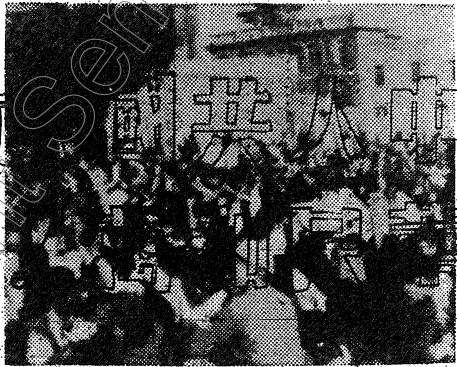


# 廣揚

號專會大訴控行罪國中略侵教主天用利義主國帝

6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 第六期 目次

以反帝實際鬥爭迎接祖國的國慶節

半月大事

半月談：從控訴大會談起

各堂口應該繼續開些好的座談會

帝國主義是法利塞人

我由迷夢中醒悟了！

義利用

天主教

侵略中

國罪行

控訴大會專輯

國慶節的兩個歌曲

屏畫：新天新地

漫畫：美帝對亞洲的宗教侵略

速寫：控訴大會會場

(一)

(三)

(九)

(一一)

(一五)

(一八)

(二三)

(二七)

(三〇)

(三二)

(三四)

(三六)

(四一)

張

體

創

作

(三)

(三九)

中央美術學院實踐美術系二年級集體創作

林生 (三九)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 新天新地

張鸞作

『我看見了一片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 默示錄 ——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 以及帝實際鬥爭迎接祖國的國慶節

今天是國慶節，我們天主教徒以無比興奮愉快的心情與繼續深入反帝鬥爭的實際行動來慶賀祖國的生日。這一年來，我國人民與朝鮮人民緊密團結，擊敗了美帝在亞洲的侵略陰謀；在國內各方面的建設，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們天主教徒在全國各地蓬蓬勃勃地展開了的三自革新運動，也是這個勝利的一部分。

我們勝利了，我們全國（除台灣外）已經解放了，這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英勇地反對內外敵人流血鬥爭的結果。不幸的很，中國天主教在這個期間一直是為帝國主義所把持利用，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反對自己的同胞的。教內雖有少數愛國的教友、神甫，但因處在帝國主義走狗統治之下，他們的愛國行動不但得不到同情，而且遭到了反對與「摘神權」、「停止神功」的鎮壓。帝國主義分子在過去就是用「摘神權」、「停神功」鎮壓教徒的愛國活動的。

中國解放了，中國人民可以自由愛自己的祖國了。這是帝國主義分子最不甘心的。因此在解放了的中國神聖土地上，天主教內又發生了帝國主義分子用「摘神權」、「停神功」、「開除教籍」老一套的辦法，來破壞愛國教徒的三自革新運動。

作為梵蒂岡駐蔣匪政府公使的黎培里，在解放的南京一面佈置特務刺探情報，組織暴亂，一面以「總主教」的招牌，散發反動文件，用「摘神權」、「開除教籍」的辦法，鎮壓教徒的愛國的正義行動。

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時代過去了，帝國主義的餘孽黎培里還能橫行嗎？

難道帝國主義在中國搞情報的「神權」鎮壓教徒愛國的「神權」，破壞中國人民利益的勾當，能作

「愛人如己」講嗎？天津神甫修女在控訴會上講的好：『帝國主義分子把一切帝國主義的利益都說是天主的聖意，把危害中國人民利益的行爲說成是神權，我們能承認嗎？』中國教徒們當然不承認帝國主義的「神權」。黎培里在中國教徒正義的憤怒下，已被永遠逐出了中國神聖的國土。

天津的教友們，早把天津的帝國主義分子逐出了天津。

雖然黎培里、文貴賓等帝國主義分子，在愛國教徒憤怒的鐵拳下碰得頭破血流，而天主教內仍有少數冥頑不化的帝國主義走狗，依然堅持反動立場，爲其主子效勞的。例如天津有反動神甫，竟敢爲黎培里「辯護」，南京的反動神甫竟敢不給兩位簽名革新的教友送聖體；這些少數帝國主義的走狗，仍用帝國主義的「神權」來破壞教友的愛國行動，值得引起我們警惕與注意的。

我們廣大的天主教徒們已經行動起來了，已經爲自己的宗教信仰找到了自治、自養、自傳正確的方向了。但是天主教受帝國主義影響是很深的，使教徒們分清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正當宗教，還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工作，這個工作最有效的辦法是揭發天主教內帝國主義的罪行。天津的『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罪行展覽會』與『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罪行控訴大會』是比較好的方法。經過這幾個會，被欺騙的良善的教徒們，才明白了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的活動與罪行，清除了帝國主義分子對革新會散發的謠言，也轉變了對革新會的錯誤看法。

只有把帝國主義分子從教內清除出去，才能使教會純潔，恢復宗教本來面目，才能起碼談到救贖行善的事。否則只能幫助帝國主義分子行兇作惡犯罪了。

親愛的教徒們，用實際行動與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帝國主義影響作鬥爭，堅決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聯系，搞好三自革新運動來迎接祖國的國慶吧！

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偉大的祖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Holy Spirit





## 六千多教徒開大會

### 控訴帝國主義罪行

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天津市的南甯、修女和教友六千多人，在法漢中學校場上開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罪行控訴大會」。

這個大會是在天津教徒的覺悟逐漸提高，認識逐漸清楚，對帝國主義的仇恨逐漸加深的基礎上召開的。天津市的天主教徒，經過了對帝國主義分子文質實的鬥爭，經過了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鬥爭，經過了「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罪証展覽會」，大多數已認識到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的罪惡活動，所以在最近，各學日、各學校、各工廠的教友紛紛舉行小型的控訴會

，並且要求舉行全市性的控訴大會。

在大會中登台控訴的有：小王莊天主堂本堂司鐸王

洗耳、望海樓副本堂司鐸孫峻德、仁慈堂孤兒女張培軒、仁慈堂孤兒張慶華、前北京仁慈堂孤兒王貴貞、津沽大學教授杜齊禮、津沽大學學生牛師岳和聖功女中學生趙惠慈等八人，當時要求控訴的人還有很多，但因時間的關係不能都得到機會。

大會始終是在憤怒和悲痛的空氣中進行着。誠如大會主席吳克齋在開會詞中所說的，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兩種感覺，一方面是高興，因為能開這樣的大會，說明了我們大家的覺悟已經提高了，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已經加深了，革新運動的前途光明燦爛；一方面是悲憤，想起帝國主義利用我們天主教侵略我們的祖國，殘害我們的同胞，我們都切齒痛恨。在修女張培軒、孤兒張慶華

和王貴貞說到帝國主義的修女殘害中國孤兒的罪行時，全體孤兒，泣不成聲，全場都流下了眼淚；並且每人都振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給受害的孩子們報仇！』『要求政府接濟仁慈堂！』杜齊禮、牛師岳、趙惠慈等控訴，一聖母軍一首要分子鄧華光、蕭永新、戴心廣等的罪惡活動時，全場都響起：『要求政府嚴懲鄧華光！』『嚴懲蕭永新！』『嚴懲戴心廣！』的呼聲。

### 帝國主義走狗孫志洪

#### 被愛國教徒趕出教堂

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在全國教徒要求下，控訴下，被我政府明令永遠驅逐出境後，全國人心大快，紛紛表示竭誠擁護政府這一英明措施；同時各地天主教徒並繼續舉行了控訴會和座談會，繼續揭發黎培里的陰謀罪行。南京市天主教徒，並且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大會。

正當全國各地愛國教徒熱烈慶祝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被逐出境的時候，

竟有少數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冤死孤  
悲，物傷其類」地嗥嘵，或甚至企圖  
盡一把力，為他們的主子再劾一次「忠  
！」

天津教會內便發現了帝國主義走狗  
孫志洪為黎培里「抱不平」，並在神甫  
學習會上煽惑與會神甫反對政府，而終  
致被愛國神甫和教友們趕出教堂。

孫志洪是河北省慶雲縣人，今年三  
十二歲。從小領洗入教，小學畢業後入  
修院修道並在北京輔仁大學畢業。四九  
年聖的神甫。因他一向効忠於帝國主義  
，所以在當神甫後就給帝國主義分子文  
貴賓和國際間諜卜相賢找到津沽大學去  
作總務主任和教務長。

卜相賢未被捕前，孫志洪一直是兼  
承文貴賓和卜相賢的命令在津大進行破  
壞活動。他把持校務會議，排擠進步教  
授和同學，掩護反動分子，……作惡參  
端，全體師生對之都非常痛恨。所以在  
今年一月間，就被津大師生逐出學校。  
他到北京去，了一個時期以後，又跑回  
天津西開總堂，閉居。

九月五日，報紙上揭露出驅逐帝國

主義分子黎培里出境的消息後，在神甫  
學習會上，孫竟大放厥辭，誣毀革新運  
動，挑撥神甫與教友的團結，並暗射不  
應擁護驅逐黎培里。別的神甫良言相勸  
，幫助他進步，他依然非常頑固，堅持  
反動立場，毫不悔改，許多神甫和教友  
當場駁斥了他的反動言論，並要求他澈  
底坦白認錯；他雖承認是恬不知恥的帝  
國主義走狗，但支吾搪塞，堅不吐實。  
神甫和教友們一致認為：像孫志洪這樣  
執迷不悟，堅決為帝國主義作幫兇，而  
一貫與人民為敵的傢伙，實在不配再呆  
在吾主耶穌的聖教會裏，當場議決把他  
驅逐出教堂去。

### 市人民政府和救濟分會

#### 接管「仁慈堂孤兒院」

天津市天主教仁慈堂的修女、孤兒  
和職工，在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舉行  
控訴大會，控訴該堂前主持人帝國主義  
分子比露修女德忠芳的罪行。在控訴大  
會上，全體修女、孤兒、職工和與會羣

衆一致要求政府接管仁慈堂，把祖國的  
孩子們重新引回祖國的懷抱。津市人民  
政府民政局韓子毅局長當場代表中國人  
民救濟總會天津市分會和民政局接受人  
民大眾的要求，宣佈決定接管該院。在  
九月廿二日，正式將該院接收，改名為  
救濟院分會天津教養院。

天津市天主教仁慈堂，是在一八六  
二年建立的。八十多年以來，一直是在  
帝國主義的控制下，進行殘害我國兒  
童的罪惡活動。早在一八七〇年，天津  
人民就曾經發動過一次反侵略的運動。  
當時天津時常發生幼童被拐的事，拐人  
犯被拿到官，當堂供認說是受天主教主  
使。當時人民聽了大為氣憤，衝進仁慈  
堂去搶救孩子，在地窖裏發現十多個孩  
子被烟火熏死在那裏。大家去同帝國主  
義傳教士理論，可是法帝國主義的領事  
豐大藥竟拿槍行兇，打傷百姓和到場彈  
壓的天津縣知縣劉傑；因此發生了歷史  
上有名的西開教案。

解放前，仁慈堂主持人是比露修女  
德忠芳 (Deborah)。關於她虛

HONGKONG

特異常，迫害中國修女的事，各報都有詳細記載；本刊本期控訴大會特輯裏也有張培軒修女和孤兒張慶華的控訴，可供讀者參考。各界人民向政府檢舉她的罪惡，政府和救濟分會就派了幹部到該院調查屬實，才接受該堂修女、孤兒職工及各界的要求，宣佈接管該堂。

那天韓局長宣佈決定接管時，全體掀起雷一磅的掌聲和歡呼聲。

## 南京 革新運動促進會 籌備會宣告成立

通過了對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的堅決鬥爭，南京市教徒的覺悟已更進一步地提高，團結也更深一層的緊密；所以，在這個勝利的基礎上，三自革新運動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開展。就在黎培里驅逐出黨的當天（九月四日）晚上，南京市教徒代表六十多人開了一次會，正式成立南京市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會，選出孫持方、汪皓、李汝梅、程樹秀、李維光、王錫山等二十三人

為籌備委員，並推定孫持方和王錫山為正副主任，設立秘書、宣傳、聯絡三部，即日開始籌備工作。

南京，過去一向是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進行侵略活動的基地，天主教徒所受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毒害和壓迫也最深。所以他們在黎培里的鬥爭中，得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黎培里出場的第三天（九月六日），南京市愛國教徒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會上通過給全國教徒的公開信。信中有一段話：

「在這次反對黎培里的鬥爭中，我們的體會是很多的，主要的有下面三點：首先我們體會到：在廣大教友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是我們取得鬥爭勝利的關鍵。我們過去受美帝國主義的蒙蔽，不知道熱愛祖國，反而熱愛了敵人，以致愛憎不明，但是經過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教育，認識了祖國和人民的可愛，我們就分清了我，提高了鬥爭的勇氣和決心。其次，我們也體會到我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只要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分子，

就能獲得廣大人民和政府的支持與援助，因而也就保障了我們的勝利。第三，我們也深深感到：只有與帝國主義展開毫不容情的繼續不斷的鬥爭，才可能肅清帝國主義的勢力和影響，實行天主教的革新。任何希望帝國主義分子自動引退的幻想，以及企圖以溫和的方法達到革新目的種種想法，都是有害的，行不通的。」

這一段話是值得全國各地每一個愛國教徒深深體會和好好學習的。

## 北京 北京市天主教徒成立革新委員會

北京市天主教徒，在九月十六、十七兩天，在輔仁大學禮堂召開了代表會議，成立了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大會通過了「關於繼續深入展開革新運動的決議」，發表了成立宣言，並決議電毛主席致敬；同時選出了賈振民、王龍國、郭文輝、張英魁、董敬三、張士敏、史鳳如、楊青光、楊慶華、李鳳

符、高令臣、蔡文煥、李文明、張震群、張文魁、趙德正、盧德為、周崇泰、蕭斯駿、趙書林、王竹琴、田龍仁、王懷實、劉慶隆、馮伯那、劉兆鈞、賈壽山、趙秉鈞、徐文祿、王師德、馬文純、李雁桃、宋帶山、吳作秋、劉文榮三十五人為委員。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的成立，表示了北京市三自革新運動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北京市的革新運動，自從今年一、二月間開始，曾受到了兩方面的破壞和阻撓。一方面是黎培里派了他的秘書陳哲敏到北京去造謠破壞；另一方面是北京教會上層分子裏的一些敗類，趁機會搞了一個假三自運動，企圖迷惑教友們的眼睛。在這時，教徒裏的一些先進分子就看到了。必須盡力發動教徒，組織學習，參加愛國活動，以提高他們的覺悟，然後才能展開革新運動。從五月裏開始，各區的愛國教徒就在各區抗美援朝分會的幫忙下，分別組織教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樣，教徒們的覺悟才逐漸提高。六月二十三日，

各區又聯合舉行了全市性的控訴大會，在會中，大家紛紛要求組織革新委員會；會後，各區先後成立了委員會；直到最後成立了全市的委員會。

在那天成立大會上，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何成湘處長在發言時指出：北京市天主教這樣自下而上地發動和組織教徒羣衆，就使三自革新運動具有比較鞏固的羣衆基礎。這一經驗是值得其他地區學習的。

### 上海 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成立

上海市的愛國天主教徒，在九月十六日成立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成立大會是在徐匯中學禮堂舉行，參加大會的一千四百多人。會上選出靈且大學校長胡文耀等七十九人為支會委員。大會並發表了一項宣言。宣言中指出：帝國主義分子正在企圖以他們的走狗代替他們在教會中的位置，並在暗中加以控制。全體愛國教徒應該提高警惕，進一步檢舉潛藏在教會內部的帝國

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粉碎他們的新陰謀，把上海市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開展起來。

### 安慶 革新運動促進籌委會揭露帝國主義分子梅耿光等七人罪行

安慶市天主教抗美援朝革新促進籌委會，最近為揭露該地教會中帝國主義分子梅耿光等七人的罪惡，特發表了致各界同胞書。書中列舉梅耿光等的罪狀九大條：(一)利用教會高喊漢奸馬千里及國民黨反動派舒城縣黨部書記袁相愚；(二)散發反動書刊，公開進行反動宣傳；(三)破壞參贊運動；(四)破壞革新運動；(五)製造謠言。說蔣介石已反攻到上海，擾亂治安；(六)藏匿收、發報機；(七)阻止教友參加社會活動；(八)誘惑女教友，騷擾小學生；(九)假借慈善為名，私吞票兒，誣毀百人之多。

天下烏鴉一般黑。帝國主義者的技倆和手法到處都是一樣的。請看海歌光七人的所作所爲，不是和天津的文責實、鄧化民、卜相賢、柏恩、房如晦等和四川宣贊的林茂德、閉封的陽霖一式一樣嗎？所以，教友們，從這些事實我們應該體會到：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不是「個別」的情形，而是相當普遍的到處皆然。各地教友們！你們也應該仔細看一看你們那裏的帝國主義分子，是不是也是這樣地胡作非爲呢？

### 東·廣 韶關等地虐殺嬰兒的帝國主義分子分別判刑或驅逐出境

廣東省韶關市、羅定縣、高要縣等地方民法院，已分別把虐殺中國嬰兒的帝國主義分子、天主教神甫、修女十二人判處徒刑或驅逐出境。這十二個人是：(一)羅定縣天主教教育醫院案犯甘

志遠(美籍)，判徒刑二年；(二)同案要犯高際巴(美籍)，判徒刑一年；

(三)同案犯若望(美籍)；(四)

同案犯莫利加(美籍)、和(五)同案

犯甘大(葡萄牙籍)均永遠驅逐出中國

國境。(六)高要縣肇慶天主教孤兒

院案主犯雷淑英(加拿大籍)永遠驅逐

出中國國境；同案犯(七)高瑪利(匈

牙利籍)、(八)狄味(法籍)、(九

)戴安禮(英屬馬爾他島籍)三犯從寬

處理，釋放限期出境。(十)韶關市孤

兒院案顧美良(意大利籍)，和同案犯

(十一)達嘉模(意籍)、(十二)顧

慕麗(意籍)永遠驅逐出中國國境。

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虐殺的嬰

兒不計其數。據不完全的統計，羅定縣

孤兒院虐殺嬰兒在五千人以上；高要縣

肇慶鎮孤兒院虐殺嬰兒在二千五百人以

上；韶關孤兒院，據一個掩埋屍體的工

人孫六說，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就有三百八十八具之多。

教友們，我們都知道，耶穌基督是

最喜歡小孩子的。可是，這些帝國主義

分子却在虐殺小孩子。他們不是魔鬼是

什麼！

### 上海文匯報記者揭 露甯波「仁慈堂」 的黑幕

上海文匯報在九月十四日的報上，發表了該報駐浙東記者金一毛的一篇通訊，內中對甯波天主教「仁慈堂」的黑幕揭露得很詳細。據那篇通訊中說：甯波仁慈堂是在一八五二年由法國人建立的，這些年來，共虐殺我國兒童兩萬多人。現在主持該院的是法籍修女史德滿(Mrs. St. Mary)。文匯報記者對那裏去訪問，問她虐殺過多少中國兒童，這個帝國主義分子說：「我也記不清楚了！」

### 其 他 中南各地、嘉興、 長春人民政府接管 帝國主義虐殺中國 兒童的罪惡機關

中南各地人民政府接辦了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南各地設立的十六個虐殺中國兒童的罪惡機關——育嬰堂和孤兒院，並已將殺人罪犯拘捕，依法予以懲辦。

這十六個育嬰堂和孤兒院，分設在武昌、漢口、廣州、海口、湛江、韶關、羅定、高要、贛州、九江、老河口、沙市、宜昌、黃石港和零陵等地。其中天主教主辦的十五個，其他教會主辦的一個；美國教士主持的六個，法國教士主持的四個，意大利教士主持的三個，加拿大教士主持的兩個，澳大利亞教士主持一個。這些育嬰堂和孤兒院開辦最早的是有八十三年歷史，較晚的也有十八年歷史。據不完全統計，在幾十年中它們共殺了嬰兒十三萬八千零二十三名，

死亡兒童的總數，據初步統計達十三萬六千多人。這就是說：它們每收一百個兒童，就有九十八個死亡。

浙江省嘉興市人民政府於九月四日接管該市曾經濫殺大批嬰兒的天主教「仁慈堂」，並將該堂主持人法籍修女白曼麗依法逮捕。

「仁愛堂」開辦於一八九二年，數十年來，無數嬰兒被其殘害。解放以後，白曼麗為了掩蓋罪行，在今年四月將該堂經濟賬冊和孤兒名冊全部焚燬。根據該堂員工反映的材料統計，該堂在數十年間虐殺我國兒童在一萬人以上。

長春市人民政府，在上月底正式接管了帝國主義分子在長春殘害中國兒童虐待殘廢老人的機關——天主教仁慈堂。

長春市仁慈堂是在一九一〇年成立的，開始時由法籍修女帝國主義分子巴

爾巴拉主持；一九三〇年後，又由瑞士修女帝國主義分子路道爾掌管；長春解放後，帝國主義分子隱藏在幕後，表面上由中國修女白月清主事。但不管是誰管理，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下，他們一貫是殘害在堂裏收養的孤兒與殘廢老人的。據白月清承認：從她到仁慈堂後，堂裏收容的五百名孤兒，虐殺的在二百名以上。

在那裏收養的孩子和老人，每日三餐吃帶皮的高粱，和饅頭差不多，所以許多患了耳聾症、嚴重的肺病、關節炎等病症。老人們不但吃不飽，還得要餓帝國主義分子的驅使，給他們種園子、澆澆。孩子和老人們病了，他們不給治療，反說：「死了就是升天堂。」

在人民作了主人的新中國裏，當然不能容許這樣的罪惡繼續存在。所以，在接受了各界人民的檢舉和控訴並經過了長時間的調查後，長春市人民政府接管了仁慈堂。



## 從控訴大會談起

天津市六千多神甫、修女和教友們開的「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罪行控訴大會」，是咱們天主教革新運動裏的一件大事。因為，從那天在大會上登台控訴的幾位神甫、修女和教友的話裏，我們對於幾個問題有了更好的認識。

第一，就是教義問題。咱們天主教裏的帝國主義分子，過去總是假藉「教義」兩個字來吓嚇人。咱們革新，他們說是違反了「教義」；咱們抗美援朝，他們也說是違反了「教義」。這正像張增軒修女所說的，帝國主義分子「把一切反人民的事都說是『聖意』」。咱們教友們，因為怕違反了教義，違反了天主的聖意，所以什麼都不敢做；只好服服貼貼地給他們當幫兇。事實上是這樣的嗎？不是的。孫峻德神甫說得好：「哪裏有這條教義啊？耶穌多嚙說過讓我們當漢奸破壞祖國啊？耶穌多嚙說過讓我們違反人民的利益啊？」聖功女中學生趙惠慈在控訴蕭永新的時候，更把這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她說：「耶穌的道理是一定的，教義也是一定的，背教的事永遠是背教的事，不背教的事永遠也不能算做背教，那末爲什麼後來她（指蕭永新——編者）又叫我們簽名，又不算背教了呢？」這幾句話真是說得一針見血，一下子把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的戲法兒給點破了！他們不過是借著「教義」的招牌來騙我們吧了！

什麼是真正的教義？天主十誡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和愛人如己。崇奉天主，效法天主愛世人的精神，爲人類永久的幸福與和平而奮鬥的，正是符合教義；反過來，像帝國主義那樣專

門侵略別人，欺壓別人，正是違反了教義。也正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教義怕我們責備他，所以他們才編排出來一套帝國主義的教義來吓嚇我們。這不是很明顯嗎？

第二，是神權問題。趙惠慈說得好：「我覺得「神權」是做彌撒成聖體的事，不能說因為他是神甫，我們就叫他任意胡行。」神權是教會以內的事，可是帝國主義分子就利用他們那點兒「神權」，到處招搖撞騙，無所不為。教友們愛國，他們濫用神權來停我們的神功，中國神甫們愛國，他們也濫用神權來摘權。這成了什麼「神權」？這完全不是什麼「神權」，而是帝國主義用來欺壓咱們中國神甫、中國教友的特權。所以我們要反對這種「神權」，不承認這種「神權」。儘管他們是神甫，是主教，甚至於是教宗的代表，如果他們利用這種「神權」來侵略咱們的祖國，欺壓咱們中國人民，他們就是我們的仇敵，他們就是魔鬼！我們該當反對他們，該當棄絕他們。

從神甫、修女和教友們的控訴裏面，我們更知道了：帝國主義是怎樣利用宗教和慈善事業當招牌，而實際上做的淨是虐待、殘害中國人民、中國孩子們的壞事。這說明了他們根本瞧不起中國人，把中國人看得連豬、狗都不如，這正是帝國主義的種族偏見。帝國主義都是瞧不起中國人的。日本鬼子不是說「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嗎？希特勒不是宣揚過「大日耳曼民族」嗎？美帝國主義反動頭子杜魯門不是也在說什麼「美國世紀」和「開發落後地區」嗎？教友們！我們都知道：在天主面前，人都是一律平等的。可是這些法西斯的徒子徒孫們，反要瞧不起這個、瞧不起那個，這不是最好地說明了他們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嗎？

總起來一句話，咱們教內這些帝國主義傢伙，就是出賣耶穌的茹達斯。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跟吾主耶穌的聖意相反。如果我們要想作一個好教友、真正地恭敬天主的話，不但不能跟着出賣耶穌的茹達斯走，並且非得把他們消滅了不可。所以孫峻德神甫說：「革新正是拯救天主教。」

一點也不錯，如果再讓這些傢伙胡搞下去的話，天主教就毀滅了！



## 各堂口應該繼續開些好的控訴會

開完這次控訴大會以後，許多教友反映：「不知道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咱聖教會做了這麼多壞事，今後再也不能允許他們胡作非爲了」，「我們受外國人的氣真沒處，今天真是有人替我們作主了」，「帝國主義那樣坑害我們，非得把他們連根拔不可」。這說明咱們的控訴會成績很大，它是教育咱們教友認清帝國主義罪惡，提高愛國覺悟的一種很好的辦法。

但是，還有些人對控訴會的意義認識不清，有些甚至還有意無意散佈些破壞控訴會的反動言論。一種人說：「聖教會的道理說：不能講別人的壞話。」這是歪曲聖教會道理的不正確的說法。耶穌不是一再揭露法利賽大的罪惡嗎？聖經上記載很多關於法利賽黨德的罪惡事實，就是明證。相反的，如果我們不揭露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讓他們仍然能繼續欺騙善良的教友，實際上是犯了包庇罪人的錯誤，正是違背了我們信德的道理。從另一方面看，解放以前，許多神甫和教友都聽從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匪幫的指使，口口聲聲罵共產黨，造謠、誹謗、無中生有，極盡惡毒的能事。請問那時候他們哪說的「聖教會的道理」到那裏去了呢？難道聖教會的道理是「只許造謠，不許講實話」嗎？我們千萬不要上了這種陰謀詭計的當。另一種人說：「家醜不可外揚，講聖教會的壞事會害了聖教會。」他們不明白聖教會過去讓帝國主義利用玷污了，今天我們要洗淨這個污點，首先就要把帝國主義的罪惡揭露出來，讓這認不清楚帝國主義真面目的人特別是咱們的教友都認清楚，帝國主義分子就再沒有可能繼續利用咱們聖教會了，不然，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還會鑽空子的。再者，「治病忌醫」（害了病不說，不敢讓醫生治）結果吃虧是自己，講出來把病治好對自己只有好處，又有什麼壞處呢？今天新社會裏，人民內部自我教育的一個主要方法是批評自我批評，過去聖教會這所房子裏，藏污納垢，隱藏了許多帝國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利用聖教會做了許多反人民的事，今天主要的問題就是打掃房子洗臉的問題。「沒有不透風的牆」，「家醜」不講外人也知道，在新社會裏我們的正確態度是把這些「家醜」控訴出來，勇敢的糾正過來，那麼外人不但不會歧視我們，而且會同情我們，幫助我們的。各界人民

都支持我們的革新，不正是最雄辯的事實嗎？第三種人說：「不是外國人我們那有今天」，「不是外國姑奶奶，仁慈堂的孩子，不都餓死了？今天還控訴人家呢？」，這些人可能是胡塗，但是這種思想却是帝國主義走狗的思想的反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奴才思想的殘餘。他們受帝國主義的小恩小惠收買了，他們看不見帝國主義利用這些「假慈善」怎樣在壓榨中國人民的血汗，怎樣在蹂躪我們的美好河山和掠奪我們的豐富物產。他們還完全沒有認識到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多麼偉大。這種人在中國人民的偉大行列裏真是不偏，真是可憐，我們希望他們好好學習學習，我們也有責任幫助他們好好學習。第四種人說：「這回可算完了，全市的大控訴會也搞得挺不錯，再沒事了。」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他們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再沒事了。不是的，我們聖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還沒有肅清，特別是帝國主義長期的毒化我們所造成的錯誤思想的影響還非常的大，而且帝國主義是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的，他們還會繼續不斷的派遣奸細分子來破壞我們的革新事業的，我們絕不能絲毫喪失警惕，以為「再沒事了」。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以上這些錯誤思想也正說明了許多教友們的思想還很胡塗，覺悟還很低，正需要我們加倍努力在教友間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因此，我們還需要在各個堂口繼續好好的開些控訴會。

過去我們已經開過許多小型控訴會，但是有些成績很不好。根據過去經驗，以後各堂口開控訴會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認真的把控訴會開好。

(一) 有準備有計劃。首先要合計好找誰控訴，要找那些知道帝國主義罪惡，或者受過帝國主義欺騙，而今天已經有了覺悟的人。找到這種人以後，要耐心的幫助他們準備，最好事先能練習幾遍，那些地方應該着重，應該怎樣表達，都要事先研究妥當，一次控訴會不能找太多人，控訴也不能太長，不然羣衆會因為疲倦影響控訴的效果的。

(二) 分別對象組織羣衆。要根據控訴內容和我們的目的分別組織羣衆。控訴內容要和聽衆的生活、文化水平等相適合，最好和他們的切身生活關係密切，這樣效果才會大。不要找太小的孩子。他們什麼也不懂，開會時哭了鬧了，很影響會場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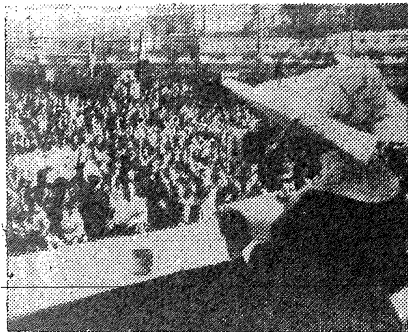
(三) 會後要搜集反映，以便下次吸取經驗，開得更好。

各堂口的神甫教友們，多多開些成功的控訴會，好好的進行教友的愛國主義教育吧！



美帝對亞洲的宗教侵略  
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學系二年級集體創作  
原載世界知識第二十四卷，第十期

Copyrighted material



天津市六千多教徒，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在法漢中學操場上舉行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罪行控訴大會」。

(上) 由主席台上俯視大會會場情形。(下) 仁慈堂的孩子們，在聽到孤兒張慶華控訴該堂前主持人帝國主義分子德忠芳虐待孩子的殘暴情形時，都掩面痛哭，泣不可仰。



向帝國主義討還血債！

★ 對那結黨、不順  
 從真理反順從不義  
 的，就用忿怒惱恨  
 報答他們。

——羅瑪書

我說這話，  
 免得有人再用  
 花言巧語欺騙  
 你們。

——聖保祿致格羅  
 森教友書



## 帝國主義是法利賽人

天津市小王莊本堂司鐸王洗耳的控訴

我從小在天主教教會小學念書，十五歲入小修院，二十一歲在北京念大學修院。在修道院裏，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帝國主義毒藥。帝國主義分子告訴我們說：「你們記住，共產黨是無神的，他們與天主教勢不兩立。」我中了他們的毒，從那時起，我也說反共反人民的話，我有了錯誤，我請求人民原諒我。我現在要揭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罪行。

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來中國後，他做的都是不合乎天主的事。他叫莫克勤來天津佈置反動組織「聖母軍」，破壞抗美援朝運動，和政府對立

HOI

，這樣做也是污辱了我們聖母。我想大家參觀了「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罪證展覽會」，一定都會有這種感想。黎培里又在上海岳陽路組織了「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印發反動小冊子，他要我們看了都跟着他走上帝國主義路上去。黎培里就是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特務大頭子，真該千刀萬剮。政府永遠驅逐他出中國國境，太便宜他了。

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在天津作主教二十多年，搞了不少侵略中國的特務活動，而且還組織了「聖母軍」。在前年有一天下午，我在小王莊教堂傳教，忽然接到文貴賓一個通知，叫我到西開教堂去開會。那時，我把他當作是「第二天主」，趕快就去了。外國神甫和中國神甫都在那裏開會。文貴賓告訴我們：「以後神甫不要看書、看報，一切入南開大學、華北大學，和共產黨親近的教友，停止神功。」我聽了以後，覺得很對。回到小王莊，不敢說明，暗地告訴教友，這是

我很大的錯誤。現在想來，我們中國人不給中國人做事，不接近中國人，上那裏去？我們吸的空氣，穿的衣服，吃的飯，住的地方，都是中國的，我們要愛我們的祖國，我們不能再受帝國主義的欺騙了。

我常到西開教堂去。文貴賓給了我許多反動小冊子「現代問題解答」、「原子彈的威力」等等，那時候我很喜歡，看完了還向他索。這是我對不住人民的地方。這些書是灌輸帝國主義毒素反對政府政策的。教友們，你們以後不要再看這些書。我在宗教革新運動以後，也已經把這些書都燒掉了。

過去我在報上看到四川廣元王良佐神甫倡導天主教革新運動後，感到很難受，認為這是「背教」，這個神甫太討厭。我跑去問文貴賓，我們可不可以簽名。他說：「簽名，摘你神權，教友簽，停神功。」我聽他說了，心裏有了把握，回去見到革新運動促進會的人就驟開，教友問我

，我敢說：『不能簽名，簽名停你神功。』

還有一次，我來西開教堂，文貴賓對我造謠說：『王神甫你小心，你要準備致命。永定府劉神甫爲反對土地改革，組織「聖母軍」，致命了。』他的意思要我準備爲帝國主義去死。我決不『致命』！我不反對土地改革，我贊成土地改革。人民政府是要每個人有飯吃，決不能讓少數地王來剝削農民。

又有一天，我接到革新運動促進會的通知，因爲已經有神甫在革新宣言上簽了名，要我在西開教堂開會。我拿了通知到文貴賓那裏去。文貴賓說：『誰讓你來了？通知拿來給我看看，誰簽名，我摘他的權。你去開會，探聽探聽，回來報告我。』可憐的我，就答應了他。我去開會，大家都很歡迎我，可是我的心和大家不在一起。我受了文貴賓的欺騙，在會上說：『帝國主義是他們自己的事，我們只好到教宗那裏去告他。』現在，我知道我做錯了，教友們，你們千萬不要有

這種親敵的行爲。

帝國主義說天主教是超政治、超國際的，這都是騙人。有個神甫劉益民，組織特務武裝「一三部隊」，還召集教友參加這部隊，進攻解放區。解放後，他逃到綏遠陝壩去，後來又回天津，邀教友去陝壩，破壞那裏的土地改革。爲什麼劉益民做特務組織軍隊，文貴賓不『摘神權』，我們愛國，他就要摘，劉益民後來還寫信給我說：『在現在不能傳教的時候，要好好預備，我可以帶一些書給你。』後來，他就寄來了許多反動的書，內容和文貴賓給我的一樣，我還寫信去感謝他。那時候我以爲反對政府是對的，現在我覺悟到這是不應當的，這是錯誤。

過去我的確受了文貴賓、鄭化民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迷惑和欺騙。教友們，我們要明白天主教不是超國際、超政治的。我們要和廣大人民在一起，愛我們的祖國，我們該當堅決起來控訴帝國主義的罪行。帝國主義是『外披羊皮、內藏狼心』，他們就是耶穌揭穿過的法利塞人。

# 我由迷夢中醒悟了！

教友們，以往被我所欺騙及受我影響而對前進有顧慮的教徒們醒醒吧！我們要澄清頭腦，回顧一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們的種種侮辱、玷污與壓迫，我們要起來反抗他們，揭露他們的罪惡。

天津市望海樓天主堂副本堂司鐸 孫 峻 德

今天我們開控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危害祖國、危害人民罪行的大會。在控訴之先，首先將我個人向大家交代一下。我現任河北望海樓天主堂副本堂神甫，以往思想格外頑固，不求進步，作過許多對不住人民的事情。我會經担任「聖母軍區會」的「青年寬仁者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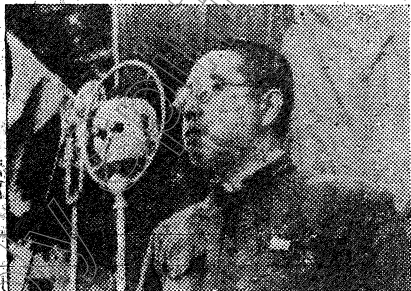
支會」、「救世之母支會」、「慈幼之后支會」等的指導神甫。我出生於世奉天主教的家庭，自幼就受了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毒害，精神上成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幼年時，祖母常把「義和團」的事情講給我聽，但她受了帝國主義的愚弄，作了帝國主義的傳話筒，將義民的民族革命，歪曲成了「拳匪造反」。她形容得義民如何兇狠，面目如何猙獰，好像是義民無緣無故的同教會作對，這樣使我從小就恨我的同胞，從小就恨因不堪壓迫而起來反抗的義民，反而對那些欺侮我們、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分子表同情，拿侵略我們、慘殺我們同胞的八國聯軍當了救命恩人，是非不明，黑白顛倒。後來到了受教育的年齡，入了教會主持的小學、小修院、大修院等等，它們的主權完全是操在帝國主義者手裏的。所念的書，所聽的訓話，完全是說帝國主義者如何「美好」，物質如何「文明」，精神如何「高尚」，中華民族如何「低能」，如何「野蠻」，如何「卑鄙」。使我輕視我的祖國，輕視我的同胞，甚而輕視我自己，把我訓練成了一個典型的十足的帝國主義的走狗，以致讓我一呼一吸，完全充滿了帝國主義的氣味。我當神甫後，向教友所講的就是帝國主義教給我的那一套。最可憐的，是我被帝國主義迷惑了，而通過我又迷惑了許多善良的教友。拿着不同人民政府合作以為是自己的「光榮」



經過了種種事實的教育和天主教革新運動中的學習，我由迷夢中醒悟了，我由內心中感激政府對我的寬大，給了我改造的機會，感謝革新運動促進會所組織的學習班教育改造了我，使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而榮幸地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過去我爲帝國主義活了三十多歲，如果不是人民政府及革新運動促進會教育改造我，我不知還要作多少危害祖國與人民的罪惡呢！帝國主義害了我半輩子，尤可痛心的是在解放後還讓我把我統治了兩年。今天我一定要向帝國主義者作堅決的鬥爭，要揭去他們的假面具，使他們的真面目顯示出來，使大家不要再受他的蒙蔽。今天請大家替我主持正義。我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甫，以往對人民政府那樣的不認識，完全是文貴賓等帝國主義分子奴化的我。以往我對文貴賓是格外的崇拜、格外的敬佩，以爲他是『聖善』的主教，是有『德行』的；而今天我站在人民立場來看，他不獨不是聖善的，不是有德行的，而且是迷惑人的罪大惡極的帝國主義分子，純粹是假善欺人、掛羊頭賣狗肉。今天我要控訴他怎樣害了我們的教，怎樣破壞了我們的祖國：

(一) 愚民政策與奴化教育：神甫是由修道院栽培出來的，它日日與教徒接觸，可說是教會的中心。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特別重視通過神甫

奴化教友，首先他就對我們神甫進行奴化，因此他就在修道院施行愚民政策，重視拉丁文而輕視中國的文字，使我對我祖國的文化與知識，糝糊不清，把修道院造成了十六世紀的修道院，整個上午的時間都要念拉丁文，下午才讓我們念極少的國文。你拉丁文好了，漢文不及格沒關係。另一方面，不管你中文怎樣好，只要拉丁文稍差，你就要倒霉。修道院的書籍與雜誌上面許多是造謠，傳播什麼『共產黨殘忍』啊，『洪水猛獸』啊，『殺人放火』啊，『共產共妻』啊等等。使我對共產黨產生一種仇恨心。文貴賓把持天主教天津教區二十餘年所教育出來的幾十位神甫，如果今天不經人民政府的啓發教育與思想改造，那一個不是還在崇拜帝國主義



？那一個又懂得愛自己的祖國？我們神甫對祖國的觀念這樣模糊，進步比別的人都慢，這全是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奴化教育的結果。我以往就是一個忘掉祖國的神甫，我受了文貴賓的害，我出心裏恨他！

(二) 輕視中國神甫、放縱外國神甫：耶穌講的是博愛，是不平等，而披着主教外衣的文貴賓，竟不怕違背耶穌基多的教義，給神甫之間劃分了界線，說中國神甫是『豬』，是『低等民族』，誣蔑中國神甫『愚鈍昏憤』，沒有升主教的資格。中國神甫與外國神甫不都是領的一樣的『神權』嗎？傳教的技能那一樣不如外國人？拿着一個當主教的，就能隨便罵人是『豬』是『狗』嗎？誰是豬？文貴賓才是豬。即使中國神甫真的沒有升主教的資格，那還不是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他想讓帝國主義永遠把持天津教區，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又召來了一批荷蘭籍的神甫，來實行其永遠霸佔天津教區的陰謀。他聽了帝國主義分子梅榮久及鄧化民的話，把三德里本堂張本篤神甫驅逐回家，叫張濟衆神甫住窩舖，把同回愚、劉志伊、王思賢、吳景鎔等神甫軟禁

在西開總堂，而把堂口完全換上荷蘭神甫，如有誰不服氣，他就『摘神權』，而對外還說中國神甫懶，不喜歡傳教，以破壞中國神甫在教友間的威信。中國神甫吃飯全發生困難，而外國神甫却拿教區的錢任意揮霍，大吃大喝。此外，他還破壞中國神甫與中國教友及他們與廣大人民的團結，不讓神甫教友看報紙，他說：『與人民政府接近，就是魔鬼，就要下地獄。』我們愛國，就變成『魔鬼』，領導愛國，就是『路濟弗而』(即『魔鬼』)了。因為我以往對他格外崇拜，因而聽了他的話，就與人民政府不合作。但今天想起來，愛國是我們的天性，耶穌基多會命我們愛我們的祖國，而文貴賓就不讓我們同人民政府合作，誰是魔鬼？阻擋我們愛國的，才是魔鬼呢！

(三) 危害祖國、輕視中華民族：他說中國民族是『低級民族』。其實帝國主義者才是最野蠻、最卑鄙、最無恥的人呢！我們是保衛和平的高尚民族，我們是有決心向帝國主義者作堅決鬥爭的民族。看解放二年來我國的建設及各方面的猛進，那一方面不比帝國主義者優越百倍呢？我們是世界上優秀的民族之一，決不像法帝國主

義者經過十五天的戰鬥即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我們是愛好和平、保衛和平的最優秀的民族之一，抗美援朝的勝利，就是有力的證明。文貴賓譴罵我們說：『中國人是劣等的民族，只能由日本統治』，『日本侵略中國是天道』，文貴賓這不是侮辱天主是什麼呢？天主能贊成侵略嗎？他爲破壞我們的國家，竟命令滄縣天主堂帝國主義分子意大利人賈國安及彌山天主堂南斯拉夫神甫葉立爾替日本帝國主義者搜集情報，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還會幫助國際間譚雷震遠在天津組織『民衆建國會』及『公教青年報國團』等特務組織。而我們愛國的行動，他則不許可作；以『魔鬼』、『下地獄』、『停神功』、『摘神權』等，威脅我們愛國，而他們的特務活動，倒成了『合法』的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接受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的指使，假借聖母的至聖聖名，組織『聖母軍』進行特務間諜活動，有組織地造謠生事，阻礙教友進步，阻礙教友革新簽名等等。他常常散佈謠言，破壞教徒與人民政府的團結合作，使愛國的教徒裹足不前；他禁止人們唱新社會的歌曲，喊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他打擊

進步學生，拉攏落後分子，更散發『恐怖的共產主義』、『天主教怎麼對付共產黨』等反動小冊子，使教徒恐懼政府，懷疑政府。我參加過『聖母軍』，我聽文貴賓的指使，散發過很多種反動小冊子，如『學習參考』、『現代問題解答』，並造過謠言，勸教徒準備『致命』，使教徒不信任人民政府，憎恨人民政府，違反人民政府的法令，強迫兒童接受帝國主義的反動教育，甚而侵犯人權，打過十幾個小孩子，勸青年不參加青年團，禁止他們喊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在滄縣時，我還會把特務惡棍杜琪、梁鶴青等的信轉給特務頭子刁化仁，我作了許多反政府反人民的罪行，這全是帝國主義分子灌輸我、指使我作的。今天政府驅逐了黎培里、文貴賓等罪惡多端的帝國主義分子，並逮捕了『聖母軍』的首惡分子，把我從罪惡的生活中救了出來，使我重新呼吸着祖國和平自由的空氣，我萬分的感謝政府對我的寬大，我立志重新作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作堅決的鬥爭，使其不能再在教會中作祟。

教友們，以往被我所欺騙及受我影響而對前

進有顧慮的教徒們醒醒吧！我們要澄清頭腦，回顧一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們的種種侮辱、玷污與壓迫，我們要起來反抗他們，揭露他們的罪惡。以往他們命令我們破壞祖國，違反人民的利益，叫我們崇拜帝國主義，硬說這是『教義』，不聽者即『停神功』、『摘神權』，甚而拿『下地獄』吓唬我們，這是教義嗎？那裏有這條教義啊？耶穌多嗜說過讓我們違反人民的利益啊？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他們是法利賽假善人，他們是假『基利斯督』。我們有義務起來向他們作鬥爭，以洗清我們教會因他們所受的玷污。在革新運動促進會剛剛提出澈底割斷與帝國主義聯系時，那時我想不通，非常恨他們，罵他們是『魔鬼』，堅持不簽名。以後聽了黃市長的講話，再仔細看看促進會所作的種種事實，思想上鬥爭得很激烈，我當時想：與帝國主義割斷聯系難道不是天主教了嗎？肅清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間諜走狗對天主教有什麼害處呢？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帝國主義怕天主教革新了，他們再不能利用天主教作間諜特

務活動了，再不能有這麼一個奴化中國人民思想的好工具了，再不能騎在中國神甫和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革新正是拯救天主教，是我們每一個天主教神甫和教徒的本分。今年七月市人民政府接受了廣大教徒的要求，取締了『聖母軍』，當時我曾經很苦惱、愁悶，背了一個大包袱，但人民政府對我非常寬大，不但給了我一個坦白改造自新的機會，而且還幫助我學習。我向人民政府坦白了我的罪過以後，我的生活變得愉快了。因此，只要我們認真悔過，我相信人民會原諒我們的。希望『聖母軍』的指導司鐸和『聖母軍』的職員、團員們，都能認識這一點。只有那些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政府才嚴辦，我們也要求政府嚴辦他們。

教友們，起來吧！我們感謝人民政府驅逐了堅決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分子，我們要求人民政府依法嚴辦『聖母軍』的首惡分子，同時我們更加緊學習，提高警惕，嚴防天主教再為他所利用。



# 仁慈堂是殘 害中國兒童 的魔窟！

天津仁慈堂女修

• 張培軒 •

，這在舊社會裏是萬萬不能的。

我叫張培軒，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來到天津，那時候是在西開天主教育幼院做保育工作，雖然那時我同樣也是一個修女，但修女的身份不一樣，一個中國修女總是要受外國修女的欺壓和侮辱的。

記得我在西開的時候，杜森（法國人，過去育幼院的院長）叫我們四個人管六十四個孩子，

在咱全中國修女當中，我可能是第一次上台講話的

那時一個孩子只有一兩套衣服，晚上洗，白天穿。孩子們穿鞋特別費，我們就在自己散心的時候，緊趕着做。有一回我剪了一百多雙鞋底子，杜森看見啦，就問：「你太浪費啦！剪那些底子幹什麼？」當時因為我很怕她，沒敢說話，就過去啦。可是以後有個參觀的人來啦，看見桌子上有這些底子，也來問我，我回答說：「孩子們有那些底子不算多，就是本分人太少。」其實我心裏的話一點也沒說，怕傳到杜森耳朵裏去。原來她明明的就是難為我們，拿我們當牛馬使用。當時參觀的人對我說：「你買個納底子機器，不才花六十塊錢嗎？」我說：「沒有錢。」那人說：

「我可以捐給你一半的錢。」這時我高興起來，等他走後，我立刻告訴了杜森，但誰知道杜森不但不高興，反而生氣說：「你爲什麼向人家說你爲難的那些話呢？」我說：「人家是好心呀！」她立刻說：「從我到中國來，總未有看見過一個中國人做一點善事的，你想他能給你買嗎？你要買的話，先得給上海寫信求寬免才能買。」我聽了非常不滿，可是也不敢多說話。但是，我知道這不是什麼犯罪的事，所以我說，我不求寬免。結果她譴賴我和外入勾結，以後她得了病便說是我氣的。但是第二天機器送來了，外面的錢又沒來，向她要，她又不給，我又怕她，因此乾著急，我又不敢常出去，因爲常出去，她要說我是給她丟臉。在試機器時，她不會使，硬說機器不好，可是我一用，五分鐘納了三隻底子。總之，她是處處跟我找岔扭，欺侮我，拿我不當人。她硬逼着我跪下向她求寬免，說我是犯了會規，有出會的條件。因此寫信給上海，把我調到唐山。我是爲了孩子的福利着想，結果遭受到帝國主義的排斥，那時處罰我的條件是：(一)不許我自己出門；(二)不許自己花錢；(三)不許我管孩

子。同時威脅我說：「你願意求寬免呢，還是願意出會呢？」結果我怕出會，就只得求了寬免。你們看，帝國主義是多麼侮辱我們中國人哪！表面上，我們都是修女，實際上我們已經成了她們的奴隸，在種種事情上，都是如此。話多時間短，我想大家那明白啦。

我再向大家說說關於仁慈堂的情況吧：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是德忠芳（過去仁慈堂孤兒院的院長）的生日，爲慶賀她，我照著神甫寫的本子給孩子們編成戲。本子有一句「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就要發起，教友們要安心忍受。」我當時想這話反動，就去問德忠芳，德忠芳說：「什麼反動，不反動？不廣是馬上，而且是立時，你還看不出這光景來嗎？」後來她又說：「反動就是反動，不反動就是不反動。我再說一句，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開始。」德忠芳說這種話，這不是在替帝國主義宣傳嗎？

另外一點在今年「六一」兒童節時，德忠芳也暴露了她的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當時爲了使孩子們認識政府，我就編了一個志願軍打帝國主義的跑馬戲劇。孩子們在排戲的時候，拿着大刀大

槍向前而打。她看了就立刻臉紅啦，低下頭，當時因為人多，她沒有問我，過後她問我：「這戲是誰編的？爲何不讓我先看看呢？你馬上給我改過來，你打帝國主義，是不是叫孩子們來打我？你今天不改我不走。」後來我改了一點，她還不走，我實在沒辦法來對付她。我就告訴她說：「你放心吧！到那天不演啦，就是啦。」此時她拍着桌子罵着我說：「你比八路的壞心還大！」。

再一點：我通過了學習與深刻的檢查了過去的實事，便體會到中國修女、神甫和外國的修女、神甫總是不平等的。可是我們的會規上，總沒有分出中外修女、神甫的區別，根本就不能平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製造的不平等，中國修女、神甫一點權利拿不到，永遠給他們當奴隸，物質上的享受總是外國人比中國人又多又好，例如：穿衣服吃飯等。但是中國修女略一談到穿衣吃飯，德忠芳就罵是「活豬」。她常常用「活豬」來罵中國修女和孩子們。仁慈堂本來是孤兒院，

可是外國神甫一堆一堆的來吃喝享受，中國神甫來了，只能在大門口外辦事，有的中國神甫說：「這裏是外國神甫的仁慈堂，中國神甫是不可以來的。」外國神甫一來，幹小廚房的算倒了霉啦，一天是五頓八頓的來伺候外國神甫。飯原來做的很好，她偏說飯做的不好，要常常做到夜十二點以後，他們吃的不僅是麵包、火腿、牛奶、糖醬，還吃頂好的西餐，吸頂好的美國紙煙。

我現在完全明白了帝國主義分子利用會規來麻醉我們，真正犯會規的不是我們，而是帝國主義分子德忠芳。

最使人痛心的，就是帝國主義分子德忠芳對待這些沒娘的孤兒非常殘暴。這些孩子們吃的是連雞狗都不吃的東西，那些黑饅頭十分難開難吃，苦、辣、酸味都有，孩子們一吃就瀉肚。我拿着窩窩頭去見德忠芳，求她給孩子們換點好一些的飯食，但想不到德忠芳竟說：「我叫吃什麼，就得吃什麼，你不用管！」等語。以上這些事實

足可以證明德忠芳是一個殺害中國人民，兩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帝國主義分子。

關於孩子們吃的東西，我記得公共衛生局今年來調查時德忠芳在表上填的非常漂亮，不是牛奶、糖醬、黃油，就是有營養的蔬菜、水果和鷄子等類。由此也可以看出帝國主義的假慈善，表面一套和實際完全不符。關於打孩子的事，就更慘了。不用多說，我只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三四個小孩子，頂大不超過六七歲，因為本院小孩子沒有玩具，孩子們就搬着個小桌子頂起來玩，被德忠芳看見了，她一瞪眼，吓得孩子們把桌子摔掉了一個腿，德忠芳就罰這幾個孩子，頂着桌子跪在平地上，孩子很小，時間很長，支持不了，又不敢放下。因此我一進門，孩子們成羣的對我啼啼大哭。結果我把桌子從他們頭上拿下來，又被德忠芳看見啦，她就狠狠的打孩子，並罰他們到一個小院裏跪着。孩子小腿一隻跪在磚上，一隻在地下，我一看就掉了眼淚（她控訴至此，哭

泣起來，全場高呼：爲孩子們報仇！）。由此可以想到德忠芳對待孩子是怎麼殘暴，她就是拿中國孩子不當人。但是有一度有五個外國小孩子，也在仁慈堂寄養，他們的吃穿與別的孩子毫不一樣，德忠芳還經常私自把他們叫到自己屋裏去，不知道做些什麼，特別的顯出與中國孩子同樣的待遇，是我最不服氣的。

從這裏，完全可以看出：仁慈堂孤兒院，這個帝國主義一向吹噓的『慈善事業』實質上就是一個殘害中國兒童的魔窟。

過去大權在外國人手裏，我們是他們的奴隸。現在帝國主義被趕走啦，我們也解放啦，過去他們披着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把一切反人民的事都說是『聖意』。現在經過學習，我們明白了，這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陰謀，我再也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了。我們大家想想，我們的解放是誰給我們的呢？這完全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給我們的。所以我要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





## 聲聲血淚當話年！

仁慈堂孤兒張慶華的控訴

我叫張慶華，十四歲了，在仁慈堂四年多了。我母親、父親都死了，舅舅把我送到仁慈堂來的。在我剛來時，是讓我念書，下了課以後做點襪子，後來到了十三歲就開始在活計房作活了。

帝國主義分子德忠芳讓孩子們做些什麼活呢？怎麼做活的呢？都是外國活，外國人的衣服，大概有十小時以上的工作。有時她還給訂活，訂的活很多，每天做不完她就打。有一次我和一個同伴挑花桌布，我們只能挑一塊，她給我們訂的是兩塊，要是挑不完兩塊，她就拿白眼珠子瞪我們。她要是生氣，就打我們的嘴巴。我們做的活實在費眼，有一個孩子從七歲就做活，到現在她的眼睛已經壞了。

帝國主義分子叫我們做一天的活也不給我們一頓飽飯吃，吃的飯簡直不像人吃的，在菜市拾來的菜幫子。人家要問拾菜幫子給誰吃，就說是給家鬼吃，其實是給我們吃。德忠芳對待中國神甫連一口滾水都不給喝；外國神甫要是來了，她就給他們吃麵包、火腿等等。德忠芳自己吃的也是如此。她所吃的飯和我們所吃的飯比一比，真是差遠了。她拿我們中國人，中國兒童真是不當人看！

德忠芳是怎麼樣的打罵孩子們？

有一次有一個小同學在小院裏玩，一不小心把花葉弄掉了。德忠芳就把她叫到活計房，打了一頓，還說那個孩子是「土匪」。這時就打了一個小同學學了她一句，她又把那個小同學打了一頓。她打那個孩子的時候，有人給數着，共打了十二個大嘴巴子，六個「中國的」六個「外國的」。爲什麼有外國嘴巴子呢？是因為她平時總是反正的打，所以管反的嘴巴子我們就叫做「外國

「嘴巴子」。打完了以後她還是特別恨那個小同學，一看見她就說她是『土匪』。有一次分派值日，這個小同學拿著一本書看，德忠芳就打了她一個嘴巴子，還說她是『土匪』。還有一回我們正在做活的時候，那時候都到了九點半了，都該休息了，可是也沒有人給打鈴。就有一個小同學給打了一下鈴，德忠芳就問是誰打的鈴？有人說是馬玉珍。德忠芳就把她拉來，揪着她的小辮子，打她無數的嘴巴子，打完了還用板子打她。那一天德忠芳打了四、五個孩子。打完了以後，她叫馬玉珍向她求寬免。從這方面就看出來帝國主義分子德忠芳做的事太可恨了！

在一九五〇年政府的工作人員到仁慈堂來調查的時候，德忠芳就叫臉色黃的孩子包金英上病房去裝病，她怕工作人員說：孩子有病怎麼不管哪？因為那屋子空氣很不好，見不着太陽，後來包金英果然真有病了，可是德忠芳一點也不管。她還罵包金英是『土匪』。後來包金英的病更重了，她才請大夫來給看病。大夫說她的病已經不能活了。（至此她大哭起來，會場上的孩子們也

一同哭起來）。另一個孩子被折磨死了以後，瘦的都閉不上嘴了，德忠芳却說她是笑了，昇天堂了。可是德忠芳傷一點風就騎一個多月，怎麼她不願昇天堂呢！張桂蘭得了病，德忠芳把她從床上拉到地下來，揪着她的頭髮，狠狠打她。因此，張桂蘭就又得了一場傷寒病，病了一個多月，病好後她很瘦，頭髮也都脫了。因為德忠芳很恨張桂蘭，才十六歲就叫她結婚了。帝國主義分子德忠芳就這樣虐待我們中國兒童！（會場高呼：『要求政府嚴懲帝國主義分子！』等口號）

德忠芳打我們的方法很多：揪頭髮、打嘴巴、有時還用板子打，有時把我們推倒用腳踢，打完了我們還不讓哭。

德忠芳還常常造謠言。解放前她說：『八路再有三個月就滅亡了。』她還造謠說：『八路有兩個犄角，一個尾巴。』解放後，我們看到解放軍完全不是她說的那樣，同志們對我們特別好。解放後她又說『八路是猴變的』，她說：『八路軍來了，你們連樹皮都吃不上。』她還叫我們看着經堂，她說：『要是八路在教堂開會，你們就說這是我們唸經的地方，不能在這裏開會。』

府派工作人員來以後，在「六一」兒童節那天上午，向志們叫我們上寧園玩去。到中午回來的時候，德忠芳就很有生氣。下午我們到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天津市分會去玩，德忠芳就說：「你們去了要是給你們講帝國主義，你們可不許聽。你們一個耳朵聽一個耳朵冒出去，不許記在心裏。」

帝國主義分子、荷蘭神甫包道剛更是殺人不見血的魔鬼，他暗地裏教給德忠芳怎樣欺侮我們中國人和中國的兒童，破壞三自革新運動。包道剛給我講道理的時候說：「你們不能簽名，簽了名就是脫離教宗，就有大罪了，是不能寬免的。」

有一次帝國主義分子、荷蘭神甫寧守道看到我們在院子裏玩，他就說你們給我唱一個歌。我們給他唱國歌，他就生氣了，他說：「你們就是會唱八路歌！」他生著氣走了。德忠芳也是這樣的反動。我們學會了一個歌，就是「志願軍之歌」，我們就在院子裏唱，德忠芳就說：「這一羣瘋子，就會唱八路歌，什麼也不會幹。」

德忠芳還強迫我們結婚。有人說仁慈堂快接收了，德忠芳就給孩子們找婆家，連十四歲的都讓嫁人。有一天的晚上她就讓她一個手下的人向我說：「你們大一點的給你們找對象可以走。要是八路接收以後，給你們配一個拉糞車的，拾煤核的，拾破爛的，你們也得去啊。現在有人給你們找對象，你們該當去。如果大姑奶奶叫誰的時候，你們要好好的去。」

德忠芳還常常罵解放軍。德忠芳給我們講話的時候說八路軍是「土匪」，看見老百姓的東西就搶，她還罵解放軍是「魔鬼」。等同志們來的時候，她就說「八猴」來了。

今天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決不許帝國主義分子再胡作非爲！我們一定要把帝國主義分子澈底地消滅乾淨！

我們現在的覺悟和得到的自由、幸福的生活，我們是要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海

樣

的

冤

仇

!

會在北京仁慈堂寄養的孤兒王貴貞，在大會上控訴……



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慈善」名義，禍害我們中國人民

，掛的是羊頭，賣的是狗肉！我們堅決反對它！

我因為家境不好，十歲那年進了北京仁慈堂孤兒院。一進去大門都不叫你出去，爲的是把你折磨成傻子，折磨成傻子，好在帝國主義分子去壓迫去剝削。在那裏每天早上四、五點鐘起來吃一碗稀粥，十二點吃糝沙子的飯，晚上又是稀粥，但是一天下來，就給他們縫襪子，一直做到九點多鐘才許睡覺。這樣一天天的勞動，不但沒有報酬，連飯

都吃不飽呀！他們把我們勞動所得的錢，拿去換牛奶、黃油，大吃大喝！他們吃穿的都是我們的血汗！素常不許說話，要是開個玩笑，要是說錯了句話，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外國修女就打我們嘴巴子。有時，打得我耳朵都腫了，臉也腫了。她們就是這樣狠毒哪！

有一次我縫襪子縫反了，也不敢言語，就偷偷埋到院裏去了。修女發現少了一隻，氣勢汹汹地問：「誰偷了？」我一聽見

「偷」，更不敢說了。誰知道有人把我告了。那正是冬天，半夜裏，外國修女把我從被窩裏拉出來，也不容我穿衣服，便連推帶打從樓上往下推，我還沒醒過來哩，一慌張就從樓上滾了下來，立時摔昏了，醒過來以後，又吓得慌，又凍得慌，混身抖啊，外國修女拿着大木棍指着我罵：「是你偷的呀！」掄起棍子來就打，祇打得我大哭大喊；我實在受不了了，跪下求「寬恕」，她不理，還是打，直等她打累了，才緩緩力氣，罰我的跪。冬天是多麼冷啊！我滿身發抖，全身都紫了！我哭啞了嗓子，一直跪了幾個鐘頭，經同伴講情，才准我起來。我痛得不能睡覺，哭了一夜

，直喊親娘！……（大哭）

我的一個親戚家有一個孩子六歲也送到了仁慈堂，外國修女叫她們拆襖頭，孩子小不會做，就毒打毒罵。有一次，這小孩夜裏尿了床，被帝國主義分子外國修女發現了，就用腿壓着小孩的腿，左手按着頭，用右手掄起板子來死打小孩的屁股，六歲的孩子哪裏受得了呀？孩子被打得號哭大叫，令人聽了都要發冷（哭）！同伴們實在看不下去了，便一齊跪下來懇求她。教友們，我們孩子沒有罪啊，我們是善良的，帝國主義才是狼心狗肺！（全體呼口號）

我有一個同伴說錯了話，就

被外國修女拉到院裏罰跪，還用脚踢，把腰骨踢斷了，以後就再也看不見了。後院裏住的都是些瘋子，這些人全是跟我們小孩一樣，慢慢的給逼瘋的。帝國主義分子怕外人知道，就把她們關了起來，她們天天忽哭忽笑……這是血債，我們要她們用血來還！

帝國主義打着「慈善」招牌，殘害了多少無辜的兒童！……過去死也沒地方去訴苦，海樣冤仇呀……今天只有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才能吐吐苦水，才能把我們救出來！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求求政府把帝國主義分子用來慘害中國兒童的仁慈堂全接過來吧！這是我的願望！

# 帝國主義走狗鄧華光 在津沽大學的罪惡

津沽大學教授 杜齊 的 控告

我站在這裏，要控訴我加入「聖母軍」的，甘心做帝國主義走狗的鄧華光。他在帝國主義

分子的指揮下，擔任「聖母軍」華北分會的會長。

鄧華光在解放前，一

貫散佈反共、反人民的言

論。在抗日戰爭以前，他

主編的「北辰」雜誌，以

宗教面目出現，專門反對

共產黨，這個雜誌還出過

「反共專刊」。在帝國主

義的操縱下，津沽大學校

友會主席始終由他把持，

他和帝國主義的聯繫是十分緊密的。他同美國間諜、前工學院院長鮑翊華，把持許多重要課程，

還經常支出款項，給間諜特務尙建勛、劉迺仁作活動經費。

一九四八年，鄧華光在「天主教文化協進會

」，與國際間

諜雷震遠一起

開會，籌備成

立特務組織「

民衆建國協進

會」。這個反

動組織正式成

立後，鄧華光

首先加入。鄧

華光又在特務

劉迺仁手中得到一張蔣介石和雷震遠合照的照片，這就是鄧華光與間諜、特務勾結的罪證。

在鄧華光的房間內，我們又發現津沽大學的



一顆校印。他還假借天津大學的名義，在外進行特務勾當。

解放後，鄧華光勾結帝國主義分子卜相賢、柴古值等人，在天津法大學內大量發展「聖母軍」，企圖反抗政府，阻撓教職員工的進步。他們每週秘密集會，進行破壞。美軍在仁川登陸後，他就散佈謠言：「美軍打到鴨綠江邊了」，「朝鮮人民軍和中國志願軍被殺光了」。

在天主教革新運動開展後，卜相賢召集會議商量對策。鄧華光就阻止教友簽名，很多教友受到他的蒙蔽與欺騙。他召集「聖母軍」「團員」開會，不准參加革新運動促進會的會議，這樣，鄧華光取得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歡心。

「聖母軍」的罪惡被揭穿後，鄧華光一再粉飾，說道是「堅強信德」的組織，一面又甘為帝國主義走狗，焚燬「聖母軍」的開會紀錄；同時

又和賊犯心廣等秘密在柳州道某豆腐店內開會，進行活動。

一九四九年，我被鄧華光拉入反動組織「聖母軍」，我感覺了很大的痛苦。我有時幫助工友，鄧就在「聖母軍」開會時斥責我。因為好多同學幫助我，我才認識到「聖母軍」的確是一個反動的組織。我在同年十一月就退出了「聖母軍」。

最近我參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真正見到了祖國的偉大。在那裏，我見到天津取締「聖母軍」的消息，十分振奮，恨不得馬上回來控訴。但因事實上做不到，只好寫信回來辦理登記手續。

今後我保證好好學習，提高教學水平，堅決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

我要求政府嚴懲帝國主義走狗鄧華光！

# 我控訴「聖母軍」！

——津沽大學學生

牛師岳。

我來控訴反動組織「聖母軍」

在津沽大學的罪行。津沽大學在解放前，就是帝國主義通過教會中國人民進行文化侵略的大本營。解放前夕，美國間諜卜相賢潛伏在津沽大學佈置了「聖母軍」的三個支會，一個是教授的，一個是男同學的，一個是女同學的；另外兩個美國間諜鮑翊華、房如庵潛伏在學校裏披着神甫的衣裳進行特務活動。關於學校教育，帝國主義分子卜相賢就公開說他不能執行新民主主義教

育政策，他說執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政策就是違反

「我們

的教」，就是違背「我們的父母

」；他把一些進步教授高鏡聲、

王金鼎等擠走，找來美國流氓陸

湘清公開在課堂上替美帝國主義

宣傳，講美國的生活方式、物質

「文明」，甚至講如何去取媚女

人。卜相賢和孫志洪（前津沽大

學教務長，天主教神甫）還利用

他們的職權，扣壓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關於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

的通知，私自給畢業同學找事，

破壞政府法令。解放後很多信天

主教的同学接受了新思想，傾向

進步，「聖母軍」就派出「團員

」去阻撓，同學王鐸、李謙開始

轉變時，就派了「團員」劉金湧

去阻撓，說什麼「不要上了魔鬼

的當，不要看共產黨的書籍」等

等；我也曾被派去阻撓李謙同學

進步。在愛國愛教的革新運動開

展以後，「聖母軍」就大肆活動

，經常在小黃樓（過去卜相賢宿

舍）開會，討論破壞方法。帝國

主義走狗鄧華光說：「與帝國主

義割斷聯系，我們不能承認，因

為我們以前就沒有聯系。」帝國

主義卜相賢、鄭化民都說簽名贊

成革新運動就是「背教」，鼓勵

「團員」到處破壞三自運動。對

於我們偉大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

，「聖母軍」指導司鐸、帝國主

義分子柴古值於美國侵略軍在朝

鮮仁川登陸時造謠說：「聖母在



英美上空顯聖了，英美就要勝利。」當全國展開抗議奧斯汀無恥謾罵時，卜相賢敬發「奧斯汀」小冊子說：「奧斯汀是聖人，不能反對」；另一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成立「聖·奧斯汀要理研究班」，混淆同學思想。在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下面，有些教友甘心附逆，給帝國主義當走狗，戴心廣就是一個。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說自己是法國人；從一九五〇年五月起，戴心廣就替帝國主義分子柏恩、善立文、滿濟世在馬場道德瑞林路拉攏了一批青年加以毒化教育。他造謠譁譏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發展組織時，派出女團員利用戀愛方式使男同學進步；他說「聖母軍」也應效法這種「精神」；他還指使「聖母軍團員」申慶餘勸一個青年團員

領洗奉教。人民政府明令取締「聖母軍」以後，戴心廣嚇使「團員」跟政府耍滑頭。他並且造謠破壞抗美援朝運動。

最後，我談談我的轉變過程。我一直就做着卜相賢他們的幫兇，在學校中秉承他們的「意旨」，做了些反人民的勾當。去年寒假經過了進步同學和姐姐的幫助，我開始轉變，自己問自己，爲什麼跟着卜相賢他們走，脫離人民呢？天天思想鬥爭，後來決定與帝國主義割斷聯繫，出席全市學生代表大會，控訴了「聖母軍」。這時，趙元俊、柴古值、戴心廣找我談話，起先我害怕，以後我就告訴他們：「我是中國人，就要起中國人的作用。」戴心廣雖也常常諷刺我，但我仍然爭取進步！教友們！我們都看了



展覽會，這些帝國主義利用我們做了幫兇，現在我們明白啦，我們要控訴；被騙的「團員」們放下包袱快來控訴吧！我們要求政府嚴厲制裁像戴心廣、蕭永新這些帝國主義走狗！



聖功女中學  
趙惠慈。

## 我恨帝國主義 走狗蕭永新！

今天我所要控訴的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蕭永新罪惡的一部分。解放後不久，我就被同學介紹到蕭永新處聽「要理」，當時在學校因為討論「勞動創造世界」的問題，青年團員和公教生之間的關係搞的很不好。到了蕭永新那兒她就對我們表同情，並請鄭化民、卜相賢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來講一些辯駁的「理由」，在講話中不斷說一些毒化中國青年思想的話。如鄭化民曾講過「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是完全有益於中國的」，可是我們看看：自鴉片戰爭以來，美國一貫用各種方式對我國進行侵略，這應該怎麼解釋呢？再看看：最近南京、廣州、武漢及天津帝國主義殘殺中國兒童的事件，難道這些也都是對中國有益處的援助嗎？卜相賢誣毀中國共產黨是「魔鬼」；每當我們說幾句新名詞時，鄭化民就說我們「受毒太深」。我痛恨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蕭永新把我的思想完全攪亂，以致使我作出一些對不起人民的事來。解放已經兩年多了，可是我還一直在帝國主義分子的利用下與人民為敵。我痛恨帝國主義走狗蕭永新，都是她害了我，現在我就要控訴她。

她先和特務保健勾結組成『前領軍』，用作遊戲、演電影、聯歡會這些方式來拉攏公教生和落後的青年，還成立『聖功宿舍』來掩護她們所進行的特務活動，也時時對公教生進行一些反動宣傳。如她對我說過：『土地改革是得人不義之財，這是違反天主誠命的』；可是我們看到的土地改革，是把那些大地主的土地分給廣大的農民，耶穌也一向告訴我們講博愛，人與人都是平等的，何況大地主的土地完全是由剝削農民得來的，這難道就是『看義之財』嗎？

她說：『教難時候到了，好好的預備自己的靈魂吧！』她又說：『聖鮑斯高曾說過：『魔鬼最盛的時候是一九四幾年，他沒說完就死了。』那時正是一九四九年前期，蕭永新就說：『這時候魔鬼最厲害了，一九五〇年魔鬼就要完了，這是魔鬼最後掙扎的時候。』她又說：『聖鮑斯高說過：『二月包着兩月圓的時候就和平了』，一九五〇年的五月，正好這個月內有陰曆兩個十五，那時候就要和平了』。她的意思是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來了，才能『和平』。當時我受了她的迷惑，就盼望世界第三次大戰快起來。因為她

給了我很深的影響，弄得我和青年團員存着很深的隔膜，對現實也非常不滿，錯誤的認為今天是『魔鬼』的世界，共產黨也就是『魔鬼』。可是我們看看今天蒸蒸日上的新中國，到處都展開建設，物價也非常平穩，這都是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我們能說今日的政府是『魔鬼』嗎？並且她還散佈了許多反動小冊子，後來她怕政府查出罪證來，她就燒書，可見這些書都是反動的，若不然燒它幹什麼？

帝國主義走狗蕭永新還去各地組織『聖母軍』進行反動活動。過去我們去找她聽『要理』，她總不在家，總說是去北京了，其實是去瀋陽、烟台、唐山、濟南等地去組織反動組織『聖母軍』。後來她又燒、改開會記錄，記錄上罵共產黨的話，她都把它改成了罵『魔鬼』。

她還掩護特務分子張寶貴。張寶貴是國民黨區黨部書記長，蔣匪裝甲兵團中校大隊長，一直在東北進行反動活動。在東北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後，張寶貴畏罪逃來天津，據搜到蕭永新那裏。蕭永新怕妨礙她在天津的活動，就介紹張寶貴去北京，並告訴他以後回東北時，告訴東北『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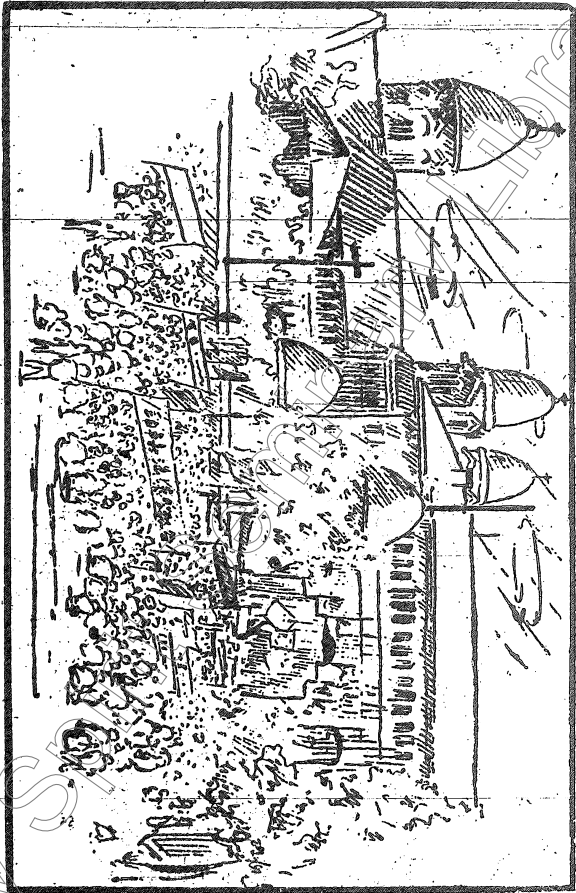
「母軍」的負責人，可以把「聖母軍」改爲單線活動。她企圖欺騙政府，繼續進行反人民的活動。

在三自革新運動的時候，蕭永新告訴我「不許簽名，簽名就算『背教』」，並且說這就是「教難」的時候到了，弄得我不但自己不簽名，還儘量阻止同學簽名，並抱著「致命」的心，心裏想：死可以，簽名辦不到。可是我們看那耶穌的道理是一定的，教義也是一定的，背教的事永遠是背教的事，不背教的事永遠也不能算做背教，那末爲什麼後來她又叫我們簽名，又不算背教了呢？當美國間諜卜相賢被捕的時候，她告訴我不應該反對他，更不應該控訴他，因爲他是「神甫」，有「神權」。我們就不能反對他和控訴他。我覺得「神權」是做彌撒成聖體的事，不能說因爲他是神甫，我們就叫他任意胡行。我們每個人都有反對帝國主義維護祖國利益的責任，站在帝國主義立場的人才會出賣祖國的利益。當政府取締「聖母軍」前，她對我說：「政府要取締聖母軍了

，就像「一貫道」退道那樣，最好到那時你能表現一下精神。」直到她知道她的陰謀將被人民揭露時，她還企圖拉攏一些思想糊塗的人，抗拒政府的政策，違反人民的要求。

以上事實，使我認清了蕭永新。她完全和帝國主義站在一條線上，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她企圖用「背教」、「神權」、「教難」這些宗教上的事來控制教友，離間中國人民的團結，破壞今天蒸蒸日上之新中國。可是中國人民的眼睛是亮的，他們這種陰謀是終久要被揭露的。

現在我感謝人民政府逮捕了她，讓我認清了，她，不然我真不知將要做些甚麼更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我感謝政府的英明措施，救了我。我恨蕭永新，她害了我，我要求政府嚴厲制裁她，我並保證以後要好好練好身體，搞好學習，爲祖國的美麗將來而奮鬥，並時時警惕，防備帝國主義再利用宗教來破壞我們可愛的祖國！



• 生 林 •

控訴大會揭速駕

HOI SIU LIBRARY

#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 關於國慶節唱歌的通知

在慶祝今年國慶節時，除唱國歌外，茲規定以『歌唱祖國』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條』為全國普通歌唱的基本歌曲。這兩首歌曲都已流行，現略加修正（第二首歌辭有幾處修改，第二首歌譜有一處修改），公布於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各地地方人民廣播電台即將歌唱這兩首歌曲。望各地工會組織、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農民協會、農村劇團、文藝工作團、音樂工作者協會、中小學音樂教師、大中學生會、部隊、機關、婦女團體、青年團體、電影院、文化館、讀報組及其他各團體負責推廣傳授，各地出版社和羣衆性刊物印發和刊載，各地文教機關負責組織上述工作，以求全國人民普遍學會這兩首歌曲，在國慶節整齊地熱烈地唱出來。

### 國慶節唱的兩首歌曲的唱法

孫 慎

第一首歌——『歌唱祖國』，已在華北地區的工人和學生中間流行。曲調流暢、嘹亮，是宣揚愛國精神的歌曲中較好的一首。全曲展現着無畏的驕傲和熱情，歌唱我們美麗的、偉大的祖國，勇敢勤勞的人民和幸福美好的新社會。全曲分兩段。第二十八小節以前是第一段；自第二十九小節到反覆記號（∩）處是第二段。第一段要充滿熱烈、歡騰的情緒，第二段要唱得愉快、活潑，前後速度不要變換。整個節奏是強烈的，須注意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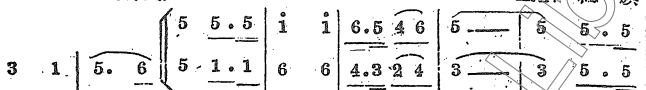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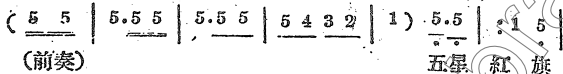
第二首歌——『全世界人民心一條』，已在第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聯歡節歌曲競賽中榮獲二等獎。這首歌生動地表現了中國人民新的、革命樂觀主義的感情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信心，曲調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並已在國內廣泛流行，證明是羣衆所喜愛的。唱時速度要稍快，全曲須有氣勢。歌詞『毛澤東，斯大林』一句，在九、十小節上是歡呼的感情；在十一、十二小節上要唱得親切，歌詞『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條』是全曲的中心所在，唱時要突出。第二十小節的『照』字處，原爲一拍，爲便於遊行時唱，現改爲兩拍。

F 調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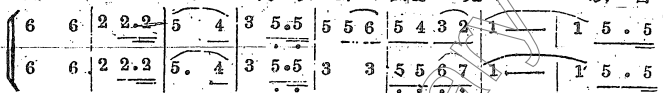
壯大行進 • 中速

# 歌唱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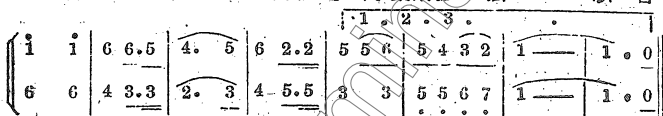
王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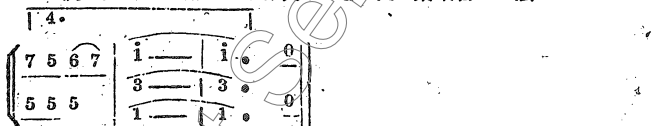
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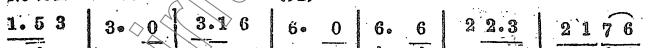
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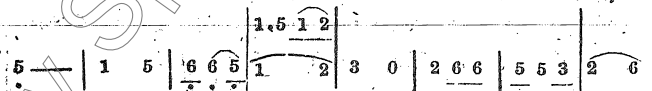
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繁榮富強。(完)



◎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  
 ◎我們勤勞，我們勇敢，獨立自由是我們的理  
 ◎東方太陽，正在昇起，人民共和國正在成



江，寬廣美麗的士地，是我們親愛的家  
 想，我我們們戰勝了少苦難，才得到今天的解  
 長，我我們領袖毛澤東，指點着前進的方

5 0 1 | i . i i 5 | 6 . i | 6 . 5 4 6 | 5 0 | i . i i i |

鄉○ 英 雄 的 人 民， 站 起 來 了！ 我 們 團 結  
放！ 我 們 愛 和 平， 我 們 愛 家 鄉， 誰 敢 侵 犯  
向○ 我 們 的 生 活 天 天 向 上， 我 們 的

5 5 6 | 5 4 3 2 | 1 5 . 5 ||

友 愛 堅 強 如 鋼， 五 星  
我 們 就 叫 他 死 ！ 五 星  
前 途 萬 丈 光 芒 ！ 五 星

(註) 括弧裏的音符是唱第二段詞時用的。

A 調 2/4 (愉快·熱烈) **全世界人民心一條** 招 司 詞  
瞿 希 賢 曲

中 強

3 3 5	3 2 1	2 3 1 6	5 —	1 1 3 5	6 6
勝 利 的	旗 幟	嘩 啦 啦 的	飄	千 萬 人 的	呼 聲
2 . 3 1 2	3 —	5 6	3 —	2 . 1	6 —
地 動 山	搖	毛 澤 東	斯 大 林		
5 5 6	3 . 5	1 . 3 2 . 5	5 —	3 . 5	
毛 澤 東	斯 大 林	像 太 陽 在			
> 2 0 2 0	1 —	弱 0 5 3 5	1 1 1 0	漸 強 0 5 3 5	1 2
天 空	照 紅 旗 在	前 面 飄	全 世 界	走 向	
3 1 2 0	3 . 3 3 2	1 6	5 . 5 5 4	3 2	0 5 3 5
路 一 條	爭 取 人 民 民 主	爭 取 持 久 和 平	全 世 界		
5 —	3 . 5	2 6 5 0	0 5 3 5	1 1 1 0	漸 強 0 5 3 5
人 民	心 一 條！	紅 旗 在	前 面 飄	全 世 界	
1 2	3 1 2 0	3 . 3 3 2	1 6	5 . 5 5 4	3 2
走 向	路 一 條	爭 取 人 民 民 主	爭 取 持 久 和 平		
0 5 3 5	5 —	3 . 5	2 0 2 0	1 —	
全 世 界	人 民	心 一 條！			



# 稿約

-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變教為主，如：
  -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雜事、文藝、通訊均可。
-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 六、稿件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 七、本刊對來稿得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 九、稿件請寄天津十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稿部。



(一) 本刊 本期 封面

上照片係吳庭蘭同志所攝，控訴大會專輯內的照片均係關乎同志所攝。

(二) 本期因出版控訴大會專號，許多其他性質的稿件不能如期發表。特向投稿諸同志致歉。

##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册人民幣二千元)

### 第六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冊	一萬二千元		
半年	十二冊	冊	二萬四千元		
全年	廿四冊	冊	四萬八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